

一帧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 一曲磨炼成长的青春赞歌
一次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与长征并肩的艰苦大行军
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作品

西天路

万重山里万重程

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的征途实录

◎ 珊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天际,万重山里万重程

——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的征途实录

珊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天际,万重山里万重程: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的征途实录/珊子 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5033 - 2214 - 3

I. 西... II. 珊...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632 号

西天际,万重山里万重程

——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的征途实录

作 者:珊 子

责任编辑:刘燕红

责任校对:马 涛

封面设计:郝 玉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35 千字

印 张:9.375

印 数:1 - 5000 册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214 - 3

定 价: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曲

我站在四川乐山大佛身旁，一片流云从西方冉冉飘来，我想，它也许是从拉萨大昭寺觉阿佛那边飘来的吧！倏然，一股清风从乐山大佛顶上徐徐升起，我又想，它也许是向着拉萨大昭寺觉阿佛那边吹去的吧！从雪域高原上的觉阿佛到川西平原上的乐山大佛，拉萨与乐山，边疆与内地，虽相去万里，然而，在这东西方两尊大佛之间有着一条连线。

乐山大佛是一尊弥勒佛石刻造像。据说弥勒原在兜率天上，降世于龙华树下坐化成佛，为佛祖释迦牟尼继任。佛像身高70余米，脚背上可以围坐百余人，被称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现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前来观光朝拜的游人络绎不绝，芸芸众生都想从大石佛那里乞得一丝佛光灵气，走走好运。大石佛整天身陷尘嚣俗雾之中，难得清静，似乎也被搞得疲惫不堪，一脸无奈。

觉阿佛是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这位古天竺王子看破红尘，寻求解脱人生苦难之道，终于在菩提树下坐化成佛。1300多年前唐蕃联姻时，太宗皇帝将这尊异常珍贵的佛像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妆，派遣两名大力士，用特制的木轮车装载，伴随公主从长安来到拉萨，被尊为“西藏第一佛”，供奉在大昭寺内。

乐山大佛是弥勒佛的石身，它驻足山野，沐雨栉风，阅尽民间疾

苦；觉阿佛是金身，它身居宝殿，华盖璎珞，享受众生香火。无论石身或金身，也无论东方大佛或西方大佛，它俩的共同点是佛教至尊的造像。

我与乐山大佛有缘。50年前，我还是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小女兵，就曾站在它面前，那是革命浪潮把我这个淮河女儿涌到这里来的。乐山当时是进军西藏部队第十八军军部驻地，因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那段历史的起点，东方大佛在这里亲历了进藏部队庄严誓师、师出辕门的壮伟场面。

我与觉阿佛也是有缘。就在告别乐山大佛后，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和我的战友们带着满身风尘，来到了它的身旁。拉萨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那段历史的终点，西方觉阿佛在那里目睹了进藏部队高举红旗、庄严入城的感人情景。

东西方两尊大佛都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从起点到终点，它们之间的那条连线非同一般。它是一条既艰苦卓绝又神奇多彩的旷世奇路，两尊大佛虽慧眼通天，个中甘苦，亦未必详知。

在东西方两尊大佛之间的连线上，有着雪域高原古老的自然风貌。极目远望，群山犹如海洋中的银色巨浪，一直汹涌到遥远的天际，无数雪岭冰峰直刺蓝天，与白云争比高低。这些雪山群峰有的躯体巍峨，遮天蔽日；有的奇峰兀立，利剑穿空；有的银装素裹，宛如玉柱；有的层层盘旋，状似海螺，充分展示了那雄浑的气势、铮铮的傲骨和高洁的风韵。

山川景物，无限风光。天空透明得像巨大的穹形玻璃罩，夜晚头顶上的星星似乎伸手就能摘下几颗来，快马跑一整天才能接近的远处山峰看起来就在眼前；雪线给环绕的群山挂上了一排排珍珠项链，松柏给群山穿上了一袭袭绿色裙裾。碧水盈盈的冰川湖，热雾弥漫的地热泉，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木，蓝色缎带般的河水，顺水漂流的牛

皮船,枝干蟠虬的古柳,大黑蜘蛛似的牛毛帐篷,象征吉祥的松烟,随风飘荡的经幡,高翔蓝天的长颈秃鹫,玛尼堆上的牦牛头盖骨,跳来跳去的红嘴乌鸦,“叮咚叮咚”奔跑的快腿藏驴,合掌顶礼的迎客方式,三块石头搭个灶的野炊生活,无不独具特色!

藏汉军民各色人物出现在这条连线上:深明大义的藏地女土司,“第二次长征”的部队老政委,叼着旱烟袋的胡子班长,言语风趣的折嘎老人,手捧血染哈达、追求新生的庄园女奴,骨灰撒入雅鲁藏布江的汉族女医生,磕长头的朝佛人,支差路上的白发嫫啦和她的瘦马、耍大刀的赵尔丰清兵遗老,“子弹头脑袋”的苗族摇机员和长眠雪山、魂化杜鹃的女文工团员等等。在这条连线上,我尝到了用脚步丈量“世界屋脊”的滋味,也深切感受了艰苦环境下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大雪山巍然耸立,冰雪皑皑,严重的高山反应使同志们头痛、恶心、腿脚发软,有的还流鼻血。然而,在这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高海拔山脊上,一双双团结互助的手伸向了别人。

茫茫夜色中,大风雪突然把帐篷刮倒,几个女兵拼命拽住帐篷绳,好不容易才把帐篷拉了回来。第二天早上,她们还以苦为乐,编了一首打油诗:睡眼正蒙眬,忽然刮大风,翻身忙爬起——追帐篷!

粮食短缺,大家都在饿肚子。可是,炊事班熬的一锅代食粉糊糊往往吃不完剩下来。炊事班长在饭场边“微服私访”,发现了秘密,原来同志们都互相谦让,特别是女同志,总想自己少吃点,让男同志们多吃点。炊事班长只好抄起长把勺挨个往同志们碗里舀。露天饭场上寂静无声,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

女文工团员们雪山当舞台,蓝天做大幕,演唱《白毛女》,头上落满雪花,不用化装;演唱《刘胡兰》“数九寒天下大雪”,飞舞的雪花成了天然布景。她们穿着丝绸衣裙跳舞,落在身上的雪花融化了,风一吹,丝绸衣裙贴在身上,愈发美丽“冻”人!

穿行积雪的灌木丛，枝条上结满冰花，弯垂下来，像一根根银丝条，一碰枝条就弹起来，打在她们身上，有的脸上划出了血痕，有的衣服刮出了口子，有的帽檐被掀到后脑勺上，几乎人人挂花带彩，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都乐了。

雪野空旷，没遮没拦，几个女兵围成半圈人墙轮流方便，大伙儿还说这个露天厕所清洁卫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流动厕所。女兵们月经来了，只能用土法生产的粗糙厚硬的草纸，走起路来，常常把腿缝磨出血口，钻心的疼。越往西走，离后方内地越远，时间一长，随身带的草纸也用完了，又无处去买，只好撕棉衣或被子里的棉花来用。有些女同志的棉衣半截都掏空了，冻得发抖，还装成没事的样儿。

.....

女兵们的人生调色板上始终写着“艰苦”二字。到达拉萨后，她们一放下背包又拿起铁镐，开荒生产，投入艰苦。随后，她们又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继续品尝艰苦。她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默默地奉献给了西藏人民，万里高原散发着她们的光和热，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和汗水。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她们用青春染绿了雪山，雪山却染白了她们的双鬓！回首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她们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历史！

今天，我随着旅游团又来到乐山大佛身旁，来到了这条连线的起点，当年青丝如墨的小女兵已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太婆。然而此刻，我没有年华似水、人生易老的慨叹，也没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怀，我只觉得回首漫漫进军路，万重山里万重程，值得追述者良多。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我参与、见证了这段历史。东西方大佛之间的连线，除了存在于当年亲身经历者记忆中，时过境迁，再也无从寻觅它的原貌了！那就让回忆的思绪，穿越历史时空，再在这条既艰苦卓绝又神奇多彩的旷世奇路上，从头走上一遭吧！

目 录

Contents

序 曲	1
天降大任	1
思想转弯子	4
川西点兵	7
拨动历史之弦	11
一脚踢掉团政委	16
“二五八团”	22
翻越二郎山	30
泸定铁索桥头	38
甘孜演兵场	45
雀儿山鞭子打着天	59
走近德格女土司	68
牛角传书的故事	74
牛皮船飞渡金沙江	79
牦牛队踏破横断山	85
卡贡村的松烟	93
雪山温泉洗征尘	97
爬地柏	103
红旗飘扬昌都城	109
今昔“总管府”	112
江巴林卡的“猫眼怪”	117

教授“格更”	119
赵尔丰的《灵石记》	122
农奴之家	124
牧奴儿女	130
帐篷婚礼	138
我们的油印小报	143
苗族摇机员	148
蚂蟥叮在她的脖子上	153
吉祥“门巴”和她的“马背病床”	159
一个干笨事的记者	169
过霍尔三十九族	176
“天柱”巍巍	182
拉马尾巴上大雪山	188
拽牦牛绳下大雪山	191
磕长头的朝佛人	197
雪域“三独”	204
安息吧，胡子班长	208
下雪打雷的地方	217
冰川爆发目击记	222
老政委	226
血染的哈达	234
缺粮的故事	239
冰川湖畔	246
走过羌塘边沿	251
汪扎西	258
一朵雪莲花	265
行进在拉萨河谷	274
饮拉萨河	281

| 天降大任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1950年1月，我们十八军军直机关正跟随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向川南重镇泸州进发，突然，西南局野战军刘邓首长发来电报：停止前进，叫军、师领导干部立即去重庆。重庆是西南局首脑机关所在地。

1949年底，成都战役结束，大西南全部解放。上级安排十八军进驻川南，张军长任川南行署主任，谭政委任自贡市委书记，其他干部也分别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原地待命，待命就意味着有新的任务。当时，全国尚有三个地方没有解放——海南岛、西藏和台湾。海南岛离第四野战军的部队近，解放台湾还是较长时期的任务，那会是什么任务呢？

没过几天，军首长从重庆回来，随即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野战军刘邓首长，决定派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对这一任务，首长用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艰苦、非常光荣。

莽莽“世界屋脊”，巍巍西部高原，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蒙受着苦难。帝国主义燃烧的烽烟污染过它蔚蓝的天空，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过它枯瘦的胸膛，百万农奴饱受封建领主的压迫奴役。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上层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紧活动，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一些外国的特殊人物频繁出入拉萨，西藏上层集团中的亲帝分子到处狂叫“独立”，喜马拉雅山区的驿道上来往着驮运军火的骡帮马队，藏军的主

力高举着雪山狮子旗，正源源麇集东部重镇昌都和天险金沙江一带……逆流在泛滥，西藏前途空前险恶，百万农奴亟须解放！

大西南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如果西藏被帝国主义势力夺走，我国的国防线将退到以金沙江为界。这里距成都很近，国防线露出大缺口，战略大后方成了国防最前沿，我国焉得安宁？

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做出决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夜长梦多，久则生变，并指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应由西南局负责。

西南局野战军刘邓首长经过多方考虑，最后选中了十八军。

十八军英勇善战，作风顽强，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在坚持冀鲁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具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经验和能力。以张军长和谭政委为首的领导力量坚强，在军、师领导层中，还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能够胜任这一艰巨任务。

刘邓首长交代说，西藏地势高寒，道路险阻，补给线长，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很深，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加之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挑拨离间，给进军西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说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政策是生命，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历史上，中央当权者均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歧视藏族人民，欠了藏族人民很多债。我们是去还债的，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要调查研究，特别是宗教政策。

刘邓首长还说，进军西藏，其艰苦程度不亚于第一次长征。第一次长征，红军是作战略转移，敌人围追堵截，天上还有飞机轰炸。这一次，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尽量争取和平进军，这要取决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态度。向西藏进军采取“多路向心”的方式，由青海、新疆、云南兄弟部队配合，就是十八军进抵拉萨，也分成西南和西北两路。此外还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十八军并不是孤军作战。

张军长和谭政委听完刘邓首长交代的任务，当即表示：“坚决完

成这一任务,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十八军的信任!”

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的任务后,即移师乐山、眉山、新津一带,积极准备,全军上下开展了人马健康运动。

进军西藏要经历翻雪山、蹚冰河、顶风雪、冒严寒等等困难,所要吃的苦,不是一般的苦,而是吃大苦;所要耐的劳,不是一般的劳,而是耐大劳。军党委号召全军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坚决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并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工作的指示》,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让指战员们学习遵守。

进军西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四川包揽了粮食和脱水蔬菜,重庆提供了代食粉和蛋黄蜡,天津运来了帐篷和雨衣,东北支援了皮大衣、皮帽和毛皮鞋等,武汉还特地赶制了雨雪天应急的固体燃料。

向昌都前进!昌都战役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分子阻挠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企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而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打开了和平进军拉萨的大门。

向拉萨前进!书写了人民军队在高山缺氧、中途断粮、自然条件又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仍坚持负重行军,把人的承受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的恢宏篇章!

重庆受命,天降大任于十八军!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荣誉是战胜艰苦得来的。当初从驻地乐山到拉萨,进军脚步声就是一首嘹亮的进行曲,这首嘹亮的进行曲至今还在我的耳边鸣响。

思想转弯子

川南：山清水秀稻花香；西藏：雪山冰河人烟稀。

川南：一年四季暖如春；西藏：地势高寒氧气少。

如此鲜明的对比！离开川南去西藏，真可谓马后桃花马前雪。

上级决定派十八军进军西藏，犹如一颗炸弹在全军炸开。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十八军不说扩大豫皖苏根据地、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的战斗，仅从1949年4月横渡长江，开始进军大西南，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十八军就转战八省区，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指战员们南征北战多年，很多人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问题。过去连年征战，这些问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蒋介石，全国解放了，眼看一些问题有望解决了，到川南安家，正符合大家的心愿。如今一声令下，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走，而且是去一个苦寒多山的高原地区！

一时之间，部队思想情绪波动，很多人发起了牢骚：

打小日本，打老蒋，咱都挺过来了，这下非把老命丢在西藏不可！

好不容易打垮了蒋介石，大西南也解放了，那么多部队都进了城，偏偏叫我们去西藏！十八军没好果子吃！

叫我去解放台湾、海南岛打硬仗，死了也光荣。现在叫我们到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爬大山，真想不通。

有的干部甚至打报告，强调自己身体不好，不愿到西藏去，要留在川南。

必须把思想弯子转过来！只有全军上下认识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进军西藏、巩固西南国防的任务。尽管这个思

想弯子转得太急太大,但只要发挥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还是能够转过来的,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师团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谭政委在全军干部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威望很高。对敌人,他是位威严的将军;对同志,他却是位慈祥的长者。他首先带头,在全军干部大会上坚决表示:党把进军西藏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十八军的光荣。共产党员要以坚强的党性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使死在西藏,埋在西藏也在所不辞。内地的土可以埋人,西藏的土同样可以埋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封建时代的边关将领尚且有如此豪情和抱负,何况我们共产党员。“我谭冠三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西藏去,不在川南安家,我决心与藏族同胞一起,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建设民主幸福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一生,我愿把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

张军长亲自到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用对革命事业庄严的责任感和珍惜自己光荣历史的积极思想,帮助指战员们克服消极思想。

针对西藏乃不毛之地,进军西藏得不偿失的错误观点,张军长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帝国主义从不嫌它荒凉,拼命往里钻。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藏族同胞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难道我们任凭帝国主义侵略而漠不关心?难道西南国防敞着大缺口,我们还能安然睡大觉?

张军长指出全国解放后,在一些干部头脑中滋生了和平麻痹思想。他们错误认为全国解放了,革命到头了,没仗打了,不愿再艰苦奋斗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过安稳舒适的日子了。这种思想要不得,这是半截子革命思想。我们革命者要有终生革命、永远革命的思想,一句话,为革命不怕吃苦。进军西藏确实苦,但这是干革命,值得!

张军长还关切地说，干部战士们在家庭、婚姻、身体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党和国家会根据客观条件和可能，逐步帮助大家解决。

军首长充满感情的肺腑之言，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全军干部组织起来，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指示，正确对待公与私、国与家、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利益。

我们的广大干部毕竟受党多年的教育，有良好的思想基础，经过思想工作，思想情绪明显好转。他们纷纷表示，牢骚归牢骚，行动是行动，革命多年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走到四川就不跟党走走了？革命荣誉都不要了？革命军人哪能被困难吓倒！英雄好汉看行动，个人问题往后放。

部队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士气大振，军威高昂，决心书、请战书、进藏立功计划像雪片一样呈送到军部。进军前的准备工作，人马健康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战员们早上背着石头跑步，锻炼腿劲；晚上来几十下俯卧撑，增强臂力。枪膛擦了又擦，擦得明光锃亮；袜底缝了又缝，缝得密密层层；大会小会表决心，碗套上还绣颗红五星。这样的队伍堪称铁脚板、硬骨头、永不生锈的钢刀。这些铁脚板、硬骨头登上雪域高原后，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处处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关心群众疾苦，不断为群众做好事，很快赢得了“解开锁链的人”和“菩萨兵”的美誉。他们军帽上的红五星成了藏族群众识别“菩萨兵”的主要标志，雪山草原上响起了“山那边，亮晶晶，东方来了‘菩萨兵’”的歌声。

全军指战员满怀豪情壮志，用他们的青春唤醒了沉睡的高原，铸造了西藏历史的里程碑，许多人为此积劳成疾，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此后，他们又与随后进藏的党政军干部和各族各类科技人员一道，奋力建设西藏，彻底废除了封建落后的农奴制度。如今，百万农奴大翻身，万里高原展新颜，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西藏屹立在“世界屋脊”上。追根溯源，十八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丰功伟绩，名垂青

史！

从留恋川南安家到挺起腰杆进军西藏，这个思想上的大转弯，十八军指战员转得快，转得好，表现了革命军队的崇高风范和品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铸造西藏历史的里程碑，舍我其谁？

军队发了威，就跟老虎发了威一样，势不可当。参加昌都战役的部队，在横断山脉中爬高山，越峡谷，两条腿与四条腿（藏军骑马）赛跑，13天急行1500里，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援助朝鲜人民痛打美帝野心狼，东西两个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川西点兵

上级派十八军去西藏，我是在宣传部唐化陶部长传达军党委扩大会议时才知道的。

西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感到十分陌生，朦朦胧胧地只觉得它高寒、荒漠，离自己很远。自己要这样的地方发生关系，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但我这个人有荣誉感，很羡慕那些胸前挂着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纪念章的老同志。我是开始进军大西南时参军的，算是逮住了革命的尾巴，刚好能挣个解放大西南纪念章，那时这个纪念章还没有发下来，自己胸前还是光溜溜的。至于为什么要进军西藏，当时，我没有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那么高的觉悟，只是想艰苦的环境更有利于锻炼自己，也好给自己增添一点光彩。

我还坚信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没

错。

青衣江恰如其名，江水就像一袭青衣那样洁净素雅，轻柔飘逸，静静地流淌在川西平原上。

星期天，我们宣传部的几个女兵相约结伴，来到青衣江边洗衣服。十八军军部就驻扎在江畔的乐山城。

川西平原不愧为“天府之国”。初春时节，这里已是蚕豆花开，麦苗嫩绿，蜂蝶飞舞，紫燕呢喃，茸茸野草给青衣江畔铺上了块块绿毯，三三两两的当地浣衣妇女点缀其间，捣衣声、欢笑声迎面飞来，好一幅乡村风情画！

江水蓝得发青，天光云影倒映其中，我们一来到江边，禁不住纷纷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光着脚丫，下到半膝深的江水里搓揉起衣服来。

常言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五六个年轻女兵扎堆儿，又是在郊外水边，要是往日，还不早闹腾开来。这天不知咋啦，一个个闷不作声，各想各的心事，就连一向嘻嘻哈哈的“二妹子”也哑巴了。

“二妹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妹子。文化科的湖南女兵杨，大伙儿叫她湘妹子杨；办公室资料员、四川女兵田，大伙儿叫她川妹子田。湘妹子杨高挑个儿，俊秀活泼，上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小圆镜，时不时偷偷地拿出来照照，抿抿鬓发，嫣然一笑。川妹子田是我们宣传部女同志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身材娇小，桃花脸，讨人喜欢。俊秀活泼的湘妹子杨比聪明伶俐的川妹子田大一岁，俩人性格相近，志趣相投，凑在一起时，常爱打嘴仗闹着玩儿。一个画眉鸟，一个小喜鹊，叽叽喳喳，煞是热闹，有她俩在，空气似乎都流动得快一些。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教育科的江西女兵，大伙儿叫她“老表周”的，抚摸着河边一块平滑的石头，念起唐诗来。

“这叫砧。”她说，“古代妇女们的丈夫出征远戍了，她们来河边洗衣服，用木棒在砧上捶击，响起阵阵砧声，传得很远。历代诗人常